海外儿童学中文 寓教于乐花样多

刘　菲　谢　丹

一年一度的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。据报道，在印度孟买，1到2岁儿童的家长早已纷纷寻找合适的华文培训机构，以保证自己的孩子在掌握汉语上抢占先机；在新加坡，当地的电视媒体合作推出了首个儿童华语教学频道，以帮助狮城儿童学中文。海外儿童远离中文大环境，学中文的方法当然不能等同于中国国内。对此，海外汉语教师开发和利用多种形式，以达到让孩子在玩耍的过程中提高汉语言能力的目的。

电视节目学得快

当今的儿童，每天放学后最大的乐趣恐怕就是玩电脑、看电视了。电视节目生动形象，能让儿童在看的过程中不断学习新知识、巩固旧知识，从而提高对语言的掌握能力。

美国俄勒冈州彩虹桥中文学校教师刘亚飞已经有22年的海外中文教学经验，尤其对于低龄儿童的中文教育有独到的心得。她说，中文学校要想吸引住孩子，帮助他们把学中文坚持下去，就需要老师在教学布局上独具匠心，设置丰富多彩的教学环境。“今年，在课余时间，我给孩子们介绍了中国儿童电视剧《外国孩子中国爸》。他们非常喜欢这个故事，而且都看懂了。因为，在之后的造句练习中，他们都能常常用上‘冯晓蕊、赵小刚、马大哈、雅各布’等电视剧中人物的名字和对话。可惜，中国国产的儿童电视剧太少了！”

印度尼西亚梭罗市的中文教师沉香说：“通过电视或视频节目学中文，没有时间、空间的限制，可根据自身汉语水平选择感兴趣的和适合自己的节目，更灵活，更自由。”在教学过程中，针对不同年龄段和中文水平的学生，沉香会选择不同难易程度的电视节目推荐学生观看：幼儿适合看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》《巧虎学汉字》，有趣又实用；少年儿童适合看《西游记》《三字经故事》，能一边看故事，一边学习中国传统文化；青少年和中文水平较高的儿童则可以看《家有儿女》，其中涉及很多日常生活用语，且幽默风趣。

儿童歌曲记得牢

唱歌也是一种好方法。儿童喜欢唱唱跳跳，中文儿童歌曲中又有很多经典曲目，旋律动听，歌词优美，且能有效化解学习难度，非常适合儿童的特点。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幼儿班教师尹霞说：“儿歌教学能有效地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认知能力。比如唐诗新唱《静夜思》《悯农》《春晓》等儿歌，年幼的孩子在唱唱跳跳中大致明白了诗人所表达的意思，在轻松愉悦的情境下记住了诗歌内容，无需再死记硬背。”

美国纽约贝塞思布鲁克林学校的中文教师徐冉说：“唱儿歌是个非常好的教学手段，很多较难的语法点和词汇都可以通过歌词的形式，让学生在唱歌的时候不自觉地掌握。”除了现有的经典儿歌，徐冉和她的同事们还原创了10首中文歌曲，更加有针对性地辅助儿童学中文。这些歌曲一共囊括了600个中文词汇，且内容都非常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，比如，有向父母、老师、同学传达爱意的《我爱》；有记录一天的学习生活的《我的一天》；有表达美好希冀的《愿望》。在学唱这些儿歌的过程中，学生们很快便掌握了许多常用的中文词句。

课堂游戏用得活

爱玩是儿童的天性，各种有趣的游戏最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，将中文学习与游戏相结合的方式往往事半功倍。

刘亚飞说，学语言是为了交流，要想达到交流的目的就必须建立汉语词汇库。可以设置生活场景，让学生通过自己熟悉的生活经历去营造、积累、应用，逐步建立汉语词汇库。她将情景对话引进课堂，设计了许多不同场景，例如：买卖东西。孩子们将所有的玩具、学具都搬出来，自己划分不同的区域，“买卖人”开始吆喝，卖东西；“购物人”开始讲价，买东西。孩子们还发挥想象力，用玩具当手机，开始“电话购物”。每次的情景游戏都令学生十分兴奋，全情投入。在不知不觉中，练习了口语表达，养成了使用中文交流的习惯。

沉香老师在课堂上经常做的游戏是“词语接龙”：由上一个词语的末字作为下一个词语的首字，学生一个接一个地说出词语。比如，你好–好吃–吃饭–饭碗–晚上–上学–学校–校车–车站……。“课堂游戏符合儿童爱玩好奇的心理，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让他们跟着老师的教学节奏走，还能活跃课堂气氛。最重要的是，让他们在轻松的状态下，消化教学内容中的重点和难点。”沉香如是说。

为了提高学生的参与度，尹霞老师还经常带着学生一边做手工，一边学中文。手工制作的内容包罗万象：秋天的蘑菇、中秋的月饼、春节的灯笼、春天的鲜花等。在学《颜色》这一课的时候，她让孩子们用各种颜色的纸做成花。学生不仅能在动手的过程中，轻松快乐地学会课文中的字词和对话，还能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创造自己头脑中的事物。通过做手工学中文，学生的语言能力、动手能力、观察力和创造力都得到了提高。

电视节目、儿童歌曲、课堂游戏等都是趣味性与实用性兼具的学习途径。只要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好这些辅助方法，就会形成老师教得顺心，儿童学得开心，家长看着安心的局面，海外中文教育，特别是海外低龄儿童的中文教育就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。

做汉语教师的自豪感

陈　坤

回想这几年来海外华文教学生涯，我的心里始终洋溢着一种自豪感。

马德里的华裔子女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西班牙的中小学上课，只有周末才会来中文学校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我想，如果像国内那样，完全按照书本上的课文内容则来教学会比较单调，但如果增加一些课外的辅导内容则更能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。于是，我常常在网上寻找适合学生阅读的短篇故事。后来，我们学校在国务院侨办和温州市侨办的支持下，建成了华星书屋和蒲公英图书馆，更加方便我查找阅读资料了。我基本做到，为每篇课文配备两到三篇课外读物。在讲解课外读物时，我会给学生解释文章中遇到的各种典故，有意识地把课文中所包含的中华文化传播给他们。

我决心不光要让学生成为会说中国话、能识汉字的人，还要让他们成为通晓中华文明的龙的传人。如今，我教的班级已经步入高年级。有时，看着学生们那一张张稚嫩的面庞，听课时那微蹙眉头、若有所思的神情，我的自豪感便会油然而生。我发现，把知识传播给可爱的孩子们是如此美妙的事。这种感受是我加入海外华文教师行列之前从未体会过的。

出国前，我生活在国际大都市上海。我的家位于市中心一处闹中取静的地段，那里的楼高不过五六层，每一栋建筑都是古老的，墙上斑驳的痕迹在诉说它们的故事。记忆中，在上海的日子里，我总是坐在桌前、床头，翻看长辈们的藏书。对于年幼的我来说，并不知道哪些书更适合自己，所以我看《西游记》、《啼笑因缘》、《三公案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故事会》、《科技之窗》……，岁月就在书页和我的手指间慢慢流淌过去。

长大后，我辗转欧洲求学，后定居马德里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接触到了海外华文教育这片天地。于是，那些年，那些曾经看过的、在我记忆深处的、想忘也忘记不了的书，好像在一夜之间又在我脑海里活跃起来。原来它们从未离开我，时间的尘埃没有埋没它们，它们如同久违的老友一般，带着特有的淡淡的墨香围绕在我身边。年少时的记忆太过深刻，对我的影响异常巨大，我对中华文化的向往是无法改变的。

于是，我积极参加各种海外华文教师培训班，希望把自己曾经拥有的美好阅读体会告诉生长在海外的华裔子弟；希望中华文明的智慧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闪耀光彩；希望我的学生们有机会再走一次我当年走过的阅读之路。随着华星书屋和蒲公英图书馆的建立，我看到了我的想法变为实现的可能。

我相信，尽管岁月流逝，但海外华文教育将是我后半生最美好的精神家园。　（寄自西班牙）

（本文作者系马德里爱华中文学校教师）

中国传统游戏吸引罗马尼亚中学生

中国展台前吸引了众多参观者

罗马尼亚克鲁日市历史悠久，2015年被评为“欧洲青年之都”。5月20日至22日，是克鲁日文化节，克鲁日巴比什–波雅依大学孔子学院应邀参加活动。

用中国结、五星红旗、中国画折扇和大红灯笼装饰的中国展台吸引了众多参观者。学习汉语的罗马尼亚志愿者们身着旗袍，把印有中国名胜和汉语交际常用语的书签送给参观者，“你好”“谢谢”在现场响起。

专心剪纸的小姑娘

来自罗马尼亚哈尔吉塔县的中学生，对于中国老师用毛笔书写很感兴趣，耐心地排队等候领取自己的中文名字。剪纸等中国手工和九连环、孔明锁、七巧板、毽子、象棋等中国传统游戏吸引了不少参观者尝试。一名罗马尼亚高中生解九连环足足用了半个小时，他表示，九连环和魔方一样有趣且具有挑战性，令人印象深刻。　（孔　萱）

为我们的传播力点赞

刘　菲

点滴

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创办30年来聚拢了一批“铁粉”，他们无论走到世界哪个国家，都始终关注着这张报纸。因为，海外版不仅能使他们了解国内外的大事小情，还能给他们提供具体细致的帮助和服务。

《学中文》版就是一个为特定读者群体提供服务的园地。算起来，《学中文》版已创办近20年了。多年来，投稿的学生走了一批又一批，求教的家长换了一拨又一拨，唯一不变的，是海外中文教与学的队伍规模持续扩大的趋势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而走出国门的那批人，为了自己的子女不忘中国，想方设法地让孩子学中文。不少人因此投身海外中文教育领域。那时的《学中文》既是老师的辅助教材，也是家长解疑释惑的平台，还是孩子展示学习成果的窗口，因而聚拢了较高人气。

伴随着全球“汉语热”，越来越多的汉语教师执教海外，从大学到中小学。王进老师（**其文章见本版**）就是其中的一员。她既是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的老读者，也是《学中文》版的忠实粉丝。她通过亲身经历告诉我们，海外版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有多大。

读了王老师的文章，很激动，也倍感压力。“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、易于理解的语言，讲述好中国故事，传播好中国声音，努力成为增信释疑、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。”这是习总书记对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提出的要求，也是广大海外读者的愿望。《学中文》版将进一步加强和海外读者的沟通，希望海外中文学校的老师、学生及其家长，将各自的希望和要求告诉我们，以利于《学中文》版更好地履行服务读者的职责。

海外版伴我走世界

王　进

我与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相识于10年前的莫斯科。那时，我在莫斯科大学教授汉语。当时的网络不像现在那么发达，远在异国他乡，国内的报刊很难看到，找到鲜活、有力的汉语材料更是难上加难，真的让我体会到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的窘境。

俄罗斯的汉语教学历史悠久，有完整的教学与研究体系，有本土教材，有知名的本土汉学家和教授，但其总体水平与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水平还有一段距离。教与学都急需来自中国的新鲜的语言材料。

一天，教授们正在办公室课间小憩，这时玛格丽特老师拿来一堆牛皮纸包裹的印刷品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《人民日报》！《人民日报》来了。”教授们很快地凑过去，一堆报纸瞬间被拿光，而我居然还没反应过来，甚至还在琢磨：抢什么呢？好奇地看着教授们打开牛皮纸信封，拿出里面的东西，我当时一下愣住了，用母语作出本能反应：“人民日报”！我忽地站了起来，看到报头旁边还有3个小字“海外版”。丽达老师看着我的反应，很友好地对我说：“这是你们中国的《人民日报》，你先看，看完给我”。我接过报纸，感觉沉甸甸的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，也是第一次零距离地接触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。更出乎意料的是，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居然有个《学中文》版，上面有我迫切需要的鲜活的语言材料。我迫不及待地去复印，马上就在课堂上运用起来。虽然已过10年，但第一次与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亲密接触的每一个细节仍历历在目。

由于职业原因，我更关注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的《学中文》版。那里介绍了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情况，那里有各国学生的汉语习作，那里有丰富的语言文化知识……一切的一切都离我们那么近。老师可以利用《学中文》版面向学生介绍各国学汉语的情况，学生也会饶有兴致地谈论其他国家学生的汉语习作，分析各自汉语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、难点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。不知不觉地，《学中文》成了我和俄罗斯学生的共同话题。遗憾的是，《学中文》版不是每天都有，而是每周一版。我们开始盼望着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的到来。上课的时候，学生会提醒我：“王老师，《人民日报》来了，我看见维克多老师在看，有《学中文》吗？”因为有了《学中文》，我上课的内容丰富了。我根据海外版上的内容，寻找与上课有关的新词、语言新动向；还把海外版上的一些内容经过精挑细选再加工，作为听力材料，上课时念给学生听，或者让学生通过读报纸来提高阅读能力，检验自己的汉语水平。就这样，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像一条纽带把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连接在一起。

回国后，我慕名去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拜访，见到了《学中文》版主编刘老师。她耐心听取我的想法，认真地和我交流如何把《学中文》版办得更加贴近读者。

现在，每当去国外任教，我都不再觉得孤单。因为，老朋友——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已经早早在那儿，迎接着我们的到来。

（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师）

本文作者（右）与俄罗斯学生在一起